

我來自地中海濱—西班牙實驗室的交流經驗分享

何漣漪

前言

金髮碧眼、高頭大馬的西班牙姑娘Eva第一次出現在我們實驗室是去年一月中的事。她的到來雖非毫無預期，不過，對整個實驗室的衝擊還是滿大的。那一天，我們辦了一個簡單的歡迎茶會。博士班學生俊德去高雄機場接她，其他的人照常作自己的工作。但隨著她接近的腳步，整個實驗室的氣氛越來越顯的焦躁不安。相信在每一人的心中升起了共同的疑問：她會是個怎樣的人？接下來這一個半月，我該怎麼和她相處？終於，在一陣騷動中，她出現在研討室中等候她的我的面前。有趣的是，她看起來比我們都還緊張，表情顯的疲累和凝重，和我相握的手軟弱無力。那一天，她話不多，臉上也沒有什麼笑容。但是，一個星期以後，就常常聽到她的笑聲了——對著人，或是對著電腦螢幕笑，因為家人或朋友在email中說了什麼好笑的事。我後來遇見她的指導教授和另一位她博士班的學弟以後，發現西班牙人好像都滿愛笑的，這也許和他們熱情的民族性有關。

她的到來，對實驗室帶來些許必須用英文和她交談的壓力，一般日常生活的對話還好，Lab meeting時上台報告也要用英文，就真是滿大的考驗了。往往兩三句以後，就舌頭打結，面紅耳

赤，甚至不得不央求改用中文講。俊德因為要帶她作實驗，和她交談的機會多，說英文的能力就有明顯的進步。其實，Eva的英文說的並不好，口音重不說，也常會有詞彙想不起來的時候。這時候，她就去翻那本她從西班牙帶來的西英字典。萬一字典剛好不在身邊，她就比手劃腳一番。我還記得有一回她向我比火雞，一邊用力鼓動兩隻彎起的手臂，一邊發出火雞咯咯的叫聲，那模樣真是可愛極了。

Eva來這裡生活和心理上適應的快，一方面可能因為剛好當時當研究助理的莉雯會西班牙語，可以用她的家鄉話和她交談，稍解她的鄉愁。另一個原因，根據我的觀察，是因為實驗室裡這群年輕人常常陪著她到處玩，打發她不少獨處異鄉的孤寂時光。最主要的還是她的獨立性和好奇心強，這種無懼於現實環境的性格，使她不但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，甚至愛上它。

您也許好奇是什麼樣的機緣把她帶到我們當中來？我只能說，很偶然地，藉著我實驗室所做的研究，我認識了她的指導教授，經過幾年的書信往返和不算很長期密切的合作關係，最後促成了雙邊實驗室互訪的計畫。這些她在文章中已經作了說明。對這一切，我只有說，感謝上帝的安排。